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二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家語舊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世四十四章舊乃王廣謀所註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鏊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即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

謝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則再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事作書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即公謹之別號余已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木者耶其書共該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蘇袁飛卿家嘗欲借觀柰袁恐復失之使有好古者通求傳之又宋曾誕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世罕見侍郎劉五清有也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文石鼓勒之昇爨則爲款識摹之範金則爲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款識世遠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印章之篆與鼓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于今柰嘯堂集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馮玉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伯自幼嗜古共得漢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爲如予者竊索而去茲特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爲印譜存之於藁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爲無補云



後音尉音承印鼻紐後漢志有後尉縣
乃漢物也名與尉字王順伯俱辯明此
印王譜上多字頭與此不同彼篆豈此
與鄭燁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
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愛而送
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卿
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徧將軍路蕃
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爲五等爵
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爲塗金
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
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沈虞卿所
載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倅非是文獻
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鑿成
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收字無點
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
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磋其金紋畫中
尚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
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
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郡



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三皆銅印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一人有軍假司馬為副貳梁鵠樂進皆為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璆為

車將軍竇憲為假司馬



營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某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煬帝罷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用臣字難識有為營丘者按漢志營陵註或曰營丘然字書丘為廾惟兵字從廾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為立印擬印則漢書
 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
 咀楚作熊相鄧艾古碑作鄧義讀艾為
 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喬夫對甚悉欲
 遷喬夫官蕩陰令碑作喬夫為上林令
 上林令為喬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
 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
 姜姓也其國近衡山魏晉時亂關隴永
 嘉以後吐谷渾與焉晉時數百戶附於
 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
 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故
 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
 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觀此印可知
 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羌
 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
 之間陳勝贅倂仰阡陌之中索隱曰謂
 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阡佰阜
 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畔啜佰耒犁
 鉏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



馬有軍侯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舍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為別部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梁陳後魏并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

衛禁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司馬昌徐 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面刻草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辯此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



圖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器上款識傳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今此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兩面有文一兼姓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通上下用之如古人稱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玉印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緻印跌四面皆如秦璽上垂鳥文隱約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平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為平津者大分



衛姝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層益妨倒用耳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



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



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度



似六朝物
吳○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右二印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鷲印信漢書常山郡有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



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

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憶禮稱

吾丘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切佩

玉也象貫結之形山所間切象峰巒積

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



書地里誌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
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
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
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
為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居傳
雅又謂血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辦語曰
中有又曰字之形血恐血字之變唐仿
乎壽王佛乎王吾丘壽王當矣存之以
伺傳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鑿就似漢
初氣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
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長孺印而孔特圓



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
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

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楊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蓋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策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比諸印不同恐其偽鑄然銅色甚古非可偽為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夏侯登印鼻紐說文夔从久从頁从臼曰兩手交兩足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良當瓦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瓦兩闕之印碎和紐名印中空似亦闕物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音古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弘印馬後二字不能辯疑作回文讀馬弘印史

周賢私印鼻紐第一字未辯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為人竊去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唐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文少昏

略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法銅如硃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攔復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朝物也

敏崔氏子達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蓋屋三原藍田尉揚州錄事

參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

郎歸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篆

書學該七錄耽此黃老恬於寵辱此印

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邃六書

也製趨簡便耽黃老也文用朱白法陰

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蓋文行高

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淨淨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手字疑巧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兼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璠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也

此印四角有竅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忠為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鑱茶色亦自可愛為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時之物體質瑩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七修類彙卷四十二卷終

七修類彙卷之四十三

事物類

惡虫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蠅在頂已顛整皮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為侍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類彙編卷之三
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為惡
虫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家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
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
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
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執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
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不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
揚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降也

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
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虫
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粟子
以毛齎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决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
繫縛於下段後即不散也鷺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
必然飛去蝮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
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
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
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瀾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冀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不機軸皆有文學故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南別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關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為恠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

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
燁燁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為崇不得已舉
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
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蛉予以螢光如鏡形雖大未為
害也蚊若蜻蛉可被其啞乎

蔣輓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王文之棗李
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
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輓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說有

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枝可種也將受而植之逾時為童木
矣明年即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
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為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為聰蓋牛
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
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為人頭以
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為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
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蕭愨忠誠愛才

于蕭愨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
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

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

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

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

骨柩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

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

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

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借名止曰漫稟上下兩卷今分

為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州淹今改為送范仲淹寺丞者

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

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為拾遺

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

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

是可為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

似西臺差少骨蓋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

為西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寡

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尚古

通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珣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東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意或為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此也遂為首選不知劉為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為他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方叔正為切對豈非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六鄉功業不可枚舉具載於

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

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又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階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曰是葉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大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質甚之

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

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

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之無予特補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人不厚風俗多矣故揚文定序其文集

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依公屬取長略短揚文貞作神道碑

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士人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頭點尾四足如鴨

狀類小犬眼甚赤鱗甲采心具特以為怪而放去蘇人皆不

識都公紀之譚纂予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
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真臘風土記亦云鰐
類龍無角蓋龍亦似犬也鰐則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
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
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
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宋生於杭今南
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其血色然味比之
鮒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
市中污渠小紅虫則鮒之黑者變為金色矣程史又曰中

都有豢魚者能變魚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
一沼素無其種偶爾一日蒲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
前二說非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等物
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間攢羅綺以爲人物維畫譜有
褶作而繪事指家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
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
貝下方則欄杆輦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
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
皇鞍轡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

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
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銷
以金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
容服役者瞻顧承磨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
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
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
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
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
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
輦路花香仙仗集鳳靴鞞髻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
時擬向何處遊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

事物紀原卷之三
弟子多風流搗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雉狐妖漁陽鐵騎棚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竄峨嵋蜀道何崒嶢鬼坡一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顧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熊辭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爲水晶然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擬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

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

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厚事又題蝴蝶旁中家万里德厚畫蘇武牧羊卧草蝶中似後爲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鳩鵲暗交鴝鵒足交騰蛇聽交野鵲
傳枝老鴉過氣鶴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
繡蟋蟻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鷓莎鷄皆雄鳴上風
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
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鷓鴣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
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
傳又糝糊或貫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
兩搗其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

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
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
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
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為虎也此則埤爾雅
諸書所不載

鹿猿

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
前半身已玄後截尚少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遇
南都管陵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則純白

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非也又吾友王濟為
橫州判官時

朝命取猿因知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父則變蒼勢
與囊比潰而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藥水芝東

亦曰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實墜肉芝

荷也玉芝也夜光芝地如七寸鏡有光茅君所種肉芝

世知如小兒手肥閨而紅者抱朴子及昌宇記螢火芝如

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蝙蝠千年龜燕皆謂之也五芝神芝祖州名如靈芝之名三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蠅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
能縮鳧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

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

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

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

存口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

爭迎真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

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

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

黃巢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
燠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剝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磨所
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
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獲一非革非木不
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
割脇拆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
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獲保已
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塩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
今環慶之墟塩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二字

秦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塩今浙中白塩是也藥中取用
青塩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塩黃塩道書又有紫塩謂戎
塩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非五色塩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許建日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
餘丈潤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為方臘焚毀紹興二十
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
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
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孫縉詩云闌檻倚
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雨銷亡白廷玉詩云

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真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
不存矣想至元復遭兵火故今光碑巍然四圍損敗中木
焦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
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官音佑聖之像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
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
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處屢顯於達官
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顛惟舟車過往勢難
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品王光憲賓世

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晉醫私師
相城道士席應珎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
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
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
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爲詩文洪武四年詔
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
仕賜僧服還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之
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
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慶壽寺故今闍

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飢蘇松
三謂王賓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
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

或謂洽

在獄已久願赦之

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生也
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

成祖念其功官爲尚寶少鄉公所著詩文多不畱稟有道
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鄉於我至厚今無以
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
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

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抗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闡妃像在集慶寺
揚和王像在民人揚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
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
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坎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
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尚存正德間爲
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拆謝死之
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
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詹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卷四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集福菴

蘇城集福庵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之西弘治中

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匏菴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為吾有耶有司復欲為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

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
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謔曰昔日吳與施官送
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致
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
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為之汗顏

獄具

桎梏木在手曰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木在拳音拱刑統注
日即帶連鐐刀也連鐐于足以限後囚之步遼制檻車
載囚之車也漢貫高較也交木為之始自後魏唐鎖今
監車送長安是也枷宋以來方定三等斤數也鎖今
索也今始箠楚刑曰楚縲綆繩也又曰縲泄亦同剛刀
制其丈尺箠楚刑曰楚縲綆繩也又曰縲泄亦同剛刀
音歐刑人之刀也漢僭指腿夾宋嶺南用之即反接
虞謂曰寧伏剛刀僭指腿夾今之授指夾棍反接

詔反接謂反縛也手於背與古人之面羅織將囚倒懸石
縛同而縛但縛于於後止見其面耳羅織將囚倒懸石
誅圈束首火羅織謂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名皆曰羅織謂本罪之外非理凌虐也

王以山死

正德間杭府造宋張忠烈憲之墓過時未完鎮巡督促方
巖掘地又得于朋孫革誌銘委官王以山曰一墳尚為所
害再知此墓當終年從事土木家亦不可歸也王乃遂碎
以棄至夜半王隣筆工某見有騎白馬者來問其家明晨
王起於廳向空拜揖遜之以坐磨谷如接賓然唯唯以不
敢自稱家人以其癩扶掖卧床不數日而就木後聞筆工
之說是果于朋之禍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馬者何人
而應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陳嶽像贊

岳修撰正忠貞士也受知

英廟侃侃敢言嘗陳時政而忤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遂
謫甘肅

英廟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後傳神有客隱括其語
題辭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
或赦爾再敢不敢古人有云蓋將死而靡憾也陳少卿音
文學士也用心於內而於外多愚態弘治間與李西涯諸
名公最善嘗傳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贊之李曰其容甚
尚其髮甚齊其貌則是其衣則非必須蓬其髮更其衣陳
師召之像庶幾雖然中之美不在於外之威歟二公之替

雖皆近譎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

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為
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
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罄一缸世以武
人有幻術此予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木
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擢兵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
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群噪搏不已而幼

事物卷四十四
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鷦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鷦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採取鷦雛鷦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髮而飛擊爲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鳥中之靈頑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欲二子商榷弄色

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予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鄉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父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尤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璠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狙
獪貪侈弘治初投身入鎮守府為私房書手遂虎而翼起
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為書手時亦欲如富貴
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
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為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
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
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文又不能自止或着

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
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
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羣角
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
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為方者乎徐曰子
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
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
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
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為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

夜遇望則圓遇弦則方但圓者常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
為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
搗為屑煑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凝而後織
之為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品燦可愛價亦珍貴
蓋以煑料成絲故為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為絲絲書之
千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竝與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畫
搆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出前

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
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
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
者酒半故意談畫衆復嗤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
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為笑柄予
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段樹石參差縱放
群馬或正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
或控或拽解纜備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一也中
段學士七人欠身馬字看鷺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
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群鷺遊泳酒罇食壘
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

人倚坐笑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
官七人則舉筆纂簫板琵琶篪篥鳳笙也沒後竹林一亭
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味康哉
闕館延登經濟才雍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
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者
且徽宗一詩綉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石器中水煮甘松四兩去土細剉乳香二錢
熟控乾薄切微炒去烟成未後入麝香錢三白檀錢三沉香五錢已上俱為末煉右法出自
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簡而易錄以遺
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即有
湯一人獨行遇雨蓋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
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
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為溺死矣兩人相語
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殺聲回頭見
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
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
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矢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
障雨亦懼鬼故謹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
散去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負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為之語曰沈循只說錢負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吁借譽於人已為可耻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松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又當

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

食中書日已斜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蓋以鳥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即歸

納著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簿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燕泉以為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闕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

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蜈蚣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游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垂之至死官民群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聚賞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佛腹皆紙取而視之乃馬楞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宋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曾於畫像中皆平生詩藁景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澈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撰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

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
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
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
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
漱祝天含水繇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繇
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
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倩有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
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
報也此東坡陳廷彩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
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惧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
惟一虎常走而不鬪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
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
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
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
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
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茅亭客話
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
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
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乃周
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埋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
人之言之悉因紀於稟

張郎之

宋張郎之字温夫號樗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人南
渡同母居於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為盜
所發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
而棄屍山中為野獸所傷後有義者葬之今書後多馬歷
陽不忘祖也書史亦錄於歷陽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足不踏土翻羽飛行越禽奔霄夜行萬里越影逐日而行踰輝並毛色超光並

驕驪形騰霧而趨挾翼肉翅並周穆王者渠黃鷄斯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兔 躡景 追電 飛翮 銅雀 長鳧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赤兔關羽者飛兔赤古良馬出彌衡傳驚帆曹真者皎雪

疑露 懸光 决波 飛霞 騰霜 白

發電 赤流星 駒翔麟紫 奔虹 青騅 颯露紫乘

東時勒驃乘平劉拳毛騏乘平劉白蹄馬乘平如意騮唐德宗者

什伐赤唐太宗者碧雲霞 照夜白明忽雷駁秦

寶獅子魏儀者玉逍遙宋仁宗者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輦天寶中大宛所進洋血者自在將軍劉吾飛越峯又名

撞倒山洪武間者

桃花

桃花有四種埤雅等書未載常桃粉紅色緋桃大紅碧桃

白色每枝中時有一二朶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

色花止五瓣蓋諸花五瓣惟玉蓋花六瓣

香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劉淵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劉

淵材聞李丹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棄之之故李譙問之

劉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木子云海棠惟

昌州者香故號昌為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予意昌

乃蜀郡海棠稱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

謂其香清酷不言其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

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麴飄又云遊蜂逐遠去又王

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蒲縣香

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

不可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

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

實昨誦

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
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
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掘叢而食之虎見人至
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
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
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
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擬是則不惟
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
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唐徐國寧原爲弟子員後累事爲商生平雖留心詩畫
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
青山去海鶴孤雲事事閑聞道神仙能久壽不知幾許在
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
偷至則笑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爲人所竊皆不加罪
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來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矜色學士解縉
紳會間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

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予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朱廉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堃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寃澤物而以此汚我耶後堃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

靖中爲浙布政私君不畜奴僕親操井曰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為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